



地球妈妈在诉说

□ 张淑霞

我所有的孩子们，你们好！我是地球妈妈，住在这个星球的所有生灵都是我的孩子。

我存在了 45 亿年，看着你们一代一代繁衍生息，我很高兴。我希望地球上的所有生灵，无论动物、植物和人类都能和谐友善和平共处。

今天，我在这里对称为“人类”的孩子们说，你们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走到了最前面，作为地球妈妈最聪明、最智慧的长子，你们成了地球的主宰，或称为“统治者”。你们本应齐心协力保护好地球妈妈，可看到你们所作所为后我很伤心，也很失望。你们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居住，由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缘故，你们有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相貌、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性格，你们像其他“动物”一样，弱肉强食。你们还把陆地妈妈凿得千疮百孔，把海洋妈妈污染得透不过气来，你们毁坏了那

么多森林、植被，虐杀了那么多动物，大自然能不惩罚你们吗？

孩子们，我还想告诉你们，地球妈妈的财富虽多，但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快快放弃你们的贪婪和自私吧，去过一种绿色、健康、俭朴、阳光的生活。你们可曾记得侏罗纪时期的恐龙吗？还记得猛犸象吗？还记得早已灭绝的 7000 多种动物、500 多种植物吗？放弃你们的残暴吧，并请善待和你们朝夕相伴的所有生灵，因为如果缺少了他们的陪伴，你们将会十分孤独寂寞。

好好爱护大自然赐予的一切吧！保护好地球妈妈的孩子们其实就是保护好你们自己，你们虽然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可在大自然面前，你们真的太渺小，可以说不堪一击。只有记住所有的教训，学会敬畏自然，你们才能够和地球妈妈一起“天长地久”。



故乡的一串红

□ 张晓宇

五岁时，我随爷爷奶奶住在青岛，当然不是沿海的市区，而是时为平度县的一个小村庄里。小孩子经过的风霜短暂，每一天的时日都被拉得漫长。记忆似乎就在那里开始，引出一抹浓艳的节点。

没有小鱼和螃蟹，花和溪水就成了春夏的点缀。日头瞧起来大得刺眼，村子后面有一条不及脚背深的溪沟，粗砺的砂石散落在溪床下，水清澈见底。柳树和一串红的影子和着风，印在了粼波微泛的水面上。一串红是一株一株地长，聚而不密，亭亭玉立。我那时还只是一个行为粗鄙的孩童，小米牙一呲，赤着上身、光着脚板就探进了花丛中。

不似桂花般浓烈馥郁，一串红茎长蕊细，花序修长，香气清淡。外形与红石榴籽很是相似，绿叶锦缎似地托起了繁星点点。夹杂着蝉鸣与蝶舞，临风婀娜的一串红，粉柱金黄。若不俯身细细闻之，很难感受到它的气息和韵味。喜欢这不多见的红花，便毫不怜香惜玉地拖下一把跑回了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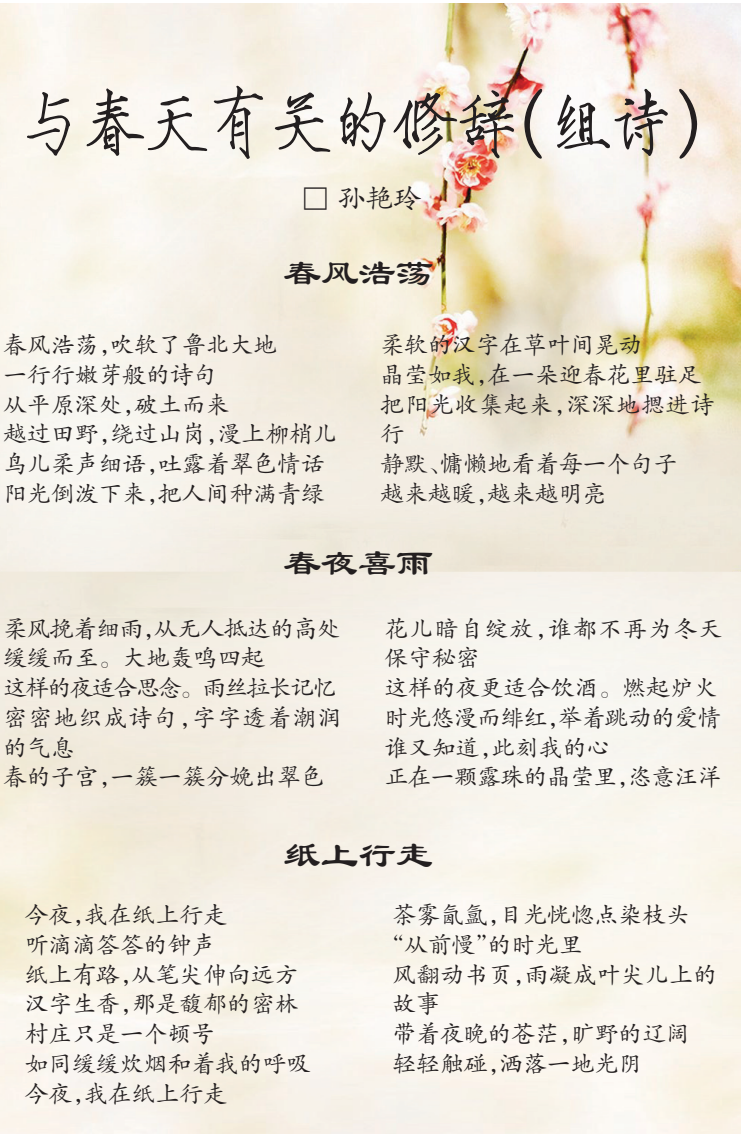
这到底是什么花？我扶着院子里的铁门问正在编筐的奶奶。奶奶忙得头也不抬，只道是“野花”。但它不像野花，也不是我认识的喇叭花。农村白日子里门户大开，做客方便，奶奶常领着我到亲戚邻居家玩，院子大的人家用花盆养几株月季牡丹，懒得侍弄的人爱栽君子兰和仙人掌，吊兰、蔷薇、龟背竹更是为雅客所好。野花我是见识过的，虽也攒在一簇里，却总

是一朵花上只那一粒寂寞的花苞。这红花，像一提溜排列成长串的小鞭炮，围着花茎转着圈地开。

或许里面有蜂蜜，同我一道耍泥巴的小姑娘弯起了月牙眉鼓励道。作为“见识短浅”的城里外来户，信任土生土长的本村人士认可的“食材”是理所应当的。我用手指拨开了蕊蕊，放进嘴里——苦得要命，呸！中计了！花骨朵不过长玉米粒大小，也许只有没满月的蜜蜂方能钻进去，也许有甜的，但我却不肯再品尝了。冰心曾说过“要尽力吞咽北平的春天”，我咽不下去，被春天呛了个正着。

后来，再看到一串红是在大学的花坛里，但我也看到了我自己成了大人的模样，看到了爷爷奶奶由青丝到鬓白如霜。羽衣甘蓝搭配着的小灯笼敞开了跨越数年的幻梦，像重逢的老友，熟悉而陌生，回应了我孩童时期的惊艳。拍下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询问，还是姑父解答了我的疑惑——一串红，滨州市主干道和公园内多有栽种，喜阳耐阴，向往太阳，也承受得住寒凉，能够红得通透，打破习性的约束，在盐碱地上奋力生长。

在五月初开的一串红，似被缠绵春风化开的温柔，开得灿烈而鲜活。它的花期极长，即使秋日子里以成熟馈赠金黄，一串红依然与枫叶为伴，为秋日添上光彩。当天光沿着清晨的第一缕清爽迎接春景的绽放，枯草纷披的夹岸，每一滴滚动的露珠里都藏留着它的芬芳。



与春天有关的修辞(组诗)

□ 孙艳玲

春风浩荡

春风浩荡，吹软了鲁北大地
一行行嫩芽般的诗句
从平原深处，破土而来
越过田野，绕过山岗，漫上柳梢儿
鸟儿柔声细语，吐露着翠色情话
阳光倒泼下来，把人间种满青绿

柔软的汉字在草叶间晃动
晶莹如我，在一朵迎春花里驻足
把阳光收集起来，深深地摁进诗行
静默、慵懒地看着每一个句子
越来越暖，越来越明亮

春夜喜雨

柔风挽着细雨，从无人抵达的高处
缓缓而至。大地轰鸣四起
这样的夜适合思念。雨丝拉长记忆
密密地织成诗句，字字透着潮润
的气息
春的子宫，一簇一簇分娩出翠色

花儿暗自绽放，谁都不再为冬天
保守秘密
这样的夜更适合饮酒。燃起炉火
时光悠漫而绯红，举着跳动的爱情
谁又知道，此刻我的心
正在一颗露珠的晶莹里，恣意汪洋

纸上行走

今夜，我在纸上行走
听滴滴答答的钟声
纸上有路，从笔尖伸向远方
汉字生香，那是馥郁的密林
村庄只是一个顿号
如同缓缓炊烟和着我的呼吸
今夜，我在纸上行走

茶雾氤氲，目光恍惚点染枝头
“从前慢”的时光里
风翻动书页，雨凝成叶尖儿上的
故事
带着夜晚的苍茫，旷野的辽阔
轻轻触碰，洒落一地光阴

兄弟

□ 郭宪玉

里屋去温书，好像他的兄长是上午才出门的。父亲经常提起这事，又爱又怜的表情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但三叔对父亲的恩情一辈子念念不忘，他的心是热的，他知道感恩。

1969 年春，家里几乎断了粮，三叔得知后很难过，写信给我父亲：“今天得到母亲来信，说家乡去岁歉收，政府发给救济粮，而大哥经济拮据，无力出款购买，又不愿向我要求援助云云。读后心中恻然！”随信寄来十五元钱，嘱咐去买口粮。父亲患牙病，没钱医治。三叔又写信来：“母亲提到你没钱镶牙齿。这件事没人提，我真是忘得死死的了。这二年来，想到自己病的时候多，想到别人疾苦的时候少，这也可见我的麻木不仁了。而你又从来不对我谈起这事！你这岂不是把我当做乡里督邮，而以渊明先生自视吗？”当然，随后也把费用寄了回来。父亲装裱字画需要绫子，三叔多次从杭州买回来，一再嘱咐不要汇钱，表示“不至于连这点钱也腾挪不出”。实际上，三叔的条件也并不宽裕，他总感觉做得不够，他在给我父亲的信里表白“经济上竟不能报答你的恩情

秋月之下

□ 刘孝通

“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恒。”
——村上春树

大概是春日花开、秋天叶落的缘故吧，人们常常在春天拥抱、秋天分别。而我与老张的相识、离别、再相知，却分散在了三个不尽相同的秋天。在这个秋与冬的交汇处，我推开故事的大门。

心志不变且历久弥坚

想起老张，首先在我脑海中浮现的不是他的面容相貌，也不是他的嗓音腔调，而是一片被浓稠月光笼罩下的村后农田，正是在那片农田里，我结识了落寞的老张。

那时的我刚穿过茂密的树林，在悠扬乐曲声的牵引下，我见到了一个披着月光、只身在辽阔土地上吹唢呐的人，那正是老张。我放慢脚步，唯恐破坏了眼前这幅奇妙的图景，只在老张身后默默听着。一曲终了，他用袖子抹了抹眼睛，望着远处的村庄沉默了许久。长叹一口气后，老张转过身来看向我，随即拍拍自己身边的土埂：“娃，来坐下。”

那时，我并不懂所谓衣着的华丽与寒酸，但当我与老张四目相对

时，心中立刻感到了一股仿佛能穿越岁月的落寞之意。月光下，老张向我讲述了他的惆怅：老张壮年时靠着吹唢呐的本事，在十里八乡也算是妇孺皆知。可令老张没想到的是，村里唢呐队的“好光景”被岁月吞噬得如此之快。随着社会和时代发展，吹唢呐也不是“香饽饽”了。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唢呐队草草解散，而只有老张始终放不下唢呐。媳妇骂他不争气，跟别人跑了。无儿无女的老张，一把唢呐和一轮镶在夜空中的月亮，承载并映照出他的全部苦涩。“可惜就可惜吧。”老张轻抚着唢呐与月光，语气柔和地自言自语道，“把这小东西总得有人吹吧。握着它，夜里再黑，俺心里踏实。”

蒸蒸日上仍牢记初心

再见老张，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了。因为要帮家里干农活，我回乡时又见到了他。

与初识相比，老张仿佛更年轻了几岁。他见了我，兴高采烈地同我讲述这几年的光景：国家倡导“传

承非遗文化”后，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了老张，有想重拾这门手艺的，也有第一次学的。老张重新办起了唢呐队，人数不多，有老有少。我与他又简单寒暄了几句后，老张转身回去了，看着老张脚下生风般的步伐，我忽然对当初老张对唢呐的执念有了些许理解。想着如果月亮能听到老张现在吹的唢呐，恐怕洒下的月光也会是跃动的吧。可真的能听到吗？我看着异常热闹的唢呐队，心里着实为老张担心，因为我深知老张能走到今天，靠的不单单是一把唢呐，更是一支野草般的韧劲和坚守初心的毅力。

离乡前的最后一晚，我躺在炕上反复回想着与老张初识的场景，反复回忆着那段唢呐曲子，一切那么真实，仿佛就在远处回响。我猛地坐起，侧耳细听，远处的的确确传来了断断续续的唢呐声。我飞似地奔到那块田地，依旧是老张一个人在月下吹唢呐。我到他身边悄悄坐下，老张吹一会儿便停一下，用手揉揉嗓子，脸上表现出卡鱼刺般的刺痛。他看到我，向我苦笑着：“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嗓子却跟不上了。”我劝他以后少吹些，辛苦一辈子也该享受享受了，他却只是摇头：“唢

故乡是一幅画

□ 张实国

很久没有回到故乡了。父亲走了，母亲也走了，恍惚间，感觉家就没了。周末吃过晚饭，和女儿交谈。谈及故乡，顿时一股热流涌上心头。“孩子，你还记得咱们老家的样子吗？”

每当想到故乡，儿时同伴的吵闹声就在耳边响起，乡里乡亲亲切地唤我乳名，袅袅炊烟的记忆挥之不去。细细想来，我故乡真美。我的老家离黄河不到三里地。我们住在黄河大坝以北，祖祖辈辈耕种的庄稼就在黄河岸边，来年的收成靠天吃饭，黄河涨水就会把黄河滩里的庄稼淹没，辛苦一年见不到收成。有时风调雨顺黄河不发大水，庄稼长势好产量高。我在农村老家生活了十八年，那里生长着我的父辈和兄弟姐妹，有我同吃一口井水长大的儿时玩伴，有我童年、少年成长的无数乐趣。

我的家在村东南角，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家里只有一排北屋，其实是三间北屋，以后又增盖了两

间。矮矮的院墙不足一米高，后来才修的门道，安装的水门。到哥哥姐姐渐渐长大，我们才盖上了东屋。随着时代变迁，哥哥在九十年代初期把我的老家这个院翻盖成了四合院。

我和孩子边说边聊，为了更形象些，就拿出笔向孩子描述故乡老家的样子，并在有水有树的地方做出标记。小时候，感觉老家的房子破旧，位置也不算好，但回想起来还真是一块风水宝地。老家东边没有住户，不到 200 米就是庄稼地。家门口不远处有邻居家的两棵老枣树，枣树下面是一条沟、湾相连的水面，每到农历七月十五后，大枣开始泛红，渐渐地红得诱人，有时调皮的孩子在树下经过，忍不住拿起小砖头瓦块，打下几颗红枣，用手一擦便放入嘴中。从我家到庄稼地有一条羊肠小道，不下雨还好，村民可直接从我家门前经过到地里干活。遇到下大雨，水面淹没小路，只能绕道。家南面是一个湾，

不是太大，但一到夏季，雨水大的时候，足有两米多深。平时积水较少，夏天我们可以在湾里洗澡，有时也会摸到几条小鱼。雨季来临，湾里水深，大人看管得严，不准我们下水洗澡。吃过晚饭，我们附近的邻居就会聚集到湾边闲聊、乘凉。随着阵阵蛙鸣声和孩子们的嬉笑打闹声，农家田园生活甚是惬意。

从我家向西，是一条贯穿村南北的主要大道，约一公里之多，当时我们村有四个生产队，一队在西，二队在东，三队在北，四队则是在一二三队中间的苹果园以北，所以说我们村南北较长，中间的苹果园面积较大，品种好，产量高，苹果远近闻名。故乡的老家只有北屋，北屋门前是两棵梨树，到现在说起那两棵梨树结的梨子的香甜味还叫人直流口水，每年八月十五前摘下来，那个甜啊，现在吃什么梨都赶不上那种口感。家的南面是一片小树林，主要是槐树。每到夏季，是捉知

